

人在旅途

刘德昌



## 飘落的红丝巾

黄梅季节的天,难得与太阳照面。

我和来自浙江天台的一位老战友,坐在第18层新居的阳台上。他在茗品自个带来的西湖龙井茶,浓浓的茶香,飘逸在整个小区;我戴着老花眼镜,“拜读”自己撰写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,而更为令人赏心悦目的是,对面第24层的一家阳台上,悬挂着一条如火似血的红色丝巾,微风中,红丝巾正在不分上下、左右地飘荡,给人予静中有动的感受。

不过,大自然可从来不讲什么人情味。随着远方传来几个沉闷的雷声,这梅雨和夏风,说来也就来了。这风和雨不算挺大,置身在数十米高的阳台上,我们依然觉得这只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。倒是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幕,足使我们叹为观止:对面阳台上的那条红丝巾,在风雨中骤然飘落、旋转、沉浮,最后身不由己地停落在一颗广玉兰的树梢上。

阳台上俯瞰,脚下大小不等、种类繁多的树木和草坪,形成了一个绿色的世界。那棵高大的广玉兰,犹如一座由绿宝石堆砌的宝塔,以鹤立鸡群之势,傲挺在林带的中央;而那条丝巾,恰似盛开在广玉兰树上的一朵红花,娇艳夺目,犹如一幅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油画,给人予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。

在部队时,我的这位老战友,就是个无风也得弄出三文浪的家伙。面对眼下的这幅“油画”,他说:“我们不妨以这条红丝巾、这棵广玉兰为由头,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事实,每人说一个段子,谁胜,晚上奖喝3杯‘天之蓝’。”我没加多大思索说:“当年我参军,戴上了如红丝巾一样鲜红的帽徽、领章,穿上了如广玉兰一样绿的军装,因为没有当上将军,现在又回到了绿色的广玉兰树下。”对此,老战友的评价是:形象,但并不生动。接着,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给我讲了一个故事,以求引证:“红花须得绿叶扶”的道理。

“退伍回乡后上了大学就读新闻系,毕业后分配到《台州日报》当记者。从此,就与一位被同行称作‘老编’的编辑,成了莫逆之交,得到了使我终身难忘的帮助。别的不说,就说我在省、市和全国年度新闻性好稿评选中,所获奖的40多篇作品,哪一篇不是经过老编精心修改后才得以发表、送评的啊。这些获奖作品,让我立了功、戴上了大红花,评上了副高职称,工资也加了2级,可谓名利双收。完全可以这么说,假如我是一朵‘红花’,那么,老编就是一片‘绿叶’。值得一提的是,受到老编扶助,得益匪浅的,绝不是我一个。30多年来,报社的好多中层干部,在老编的支持下,被调进了党政领导机关;络绎不绝的后来者,在老编的悉心指教下出了名,有的还被选聘为国家公务员。唯有老编,至今依然在编辑的岗位上为人做嫁衣、给人戴红花……”

这个真实的故事,让我高兴地手舞足蹈,那是因为,我是一名退休记者,怎能不为有老编这样优秀的同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;而正为这个故事的真实、生动、感人,所以今晚的3杯“天之蓝”酒,非我老战友莫属。这对我来说,也算是喜获双丰收了。

谈笑之际,风和雨说停也就停了。但是那条红丝巾,却依然还在广玉兰树上晃动,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。谁来拯救这朵可怜的“红花”?这是我所担心的问题。老战友奉劝说,别急,有其广玉兰,何愁红丝巾没有好去处。

说笑间,太阳也露出了笑脸,展现在我们头顶上的是白云和蓝天。随着一阵清脆的铃声从远处传来,我们看到一群鸽子,在小区的上空绕飞、兜圈,最后停落在那棵高大的广玉兰树上,其中的那只头鸽,轻轻地衔起那条红丝巾后,率领群鸽起飞,在小区上空揽起一条红色的缎带,最后飞停在对面24层的那个阳台上……

当晚,我的老战友被“奖”得蒙头大睡到天亮,我写了这篇拙文,以此表达对红花、对绿叶、对鸽子,尤其是对那位老编的敬意。

东疆掠影

陆建兴

## 学生聚会

6月18日,我们十多个任教老师应86届学生之邀,参加了他们别开30年的庆典聚会。那天下午四时,50多位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回家乡,相聚金港农庄。30年过去了,大家仍是那么熟悉、那么友善、那么快乐。只是人世沧桑刻在脸上,当年身强力壮、讲台执鞭的老教师们现已花甲岁月,头染白霜;当年单纯、活泼、天真的学生们现已过了不惑之年,都成熟、成家了。此刻相聚,大家多兴奋,亲切地握手、拍拍肩、抱一抱,欢声笑语溢满农庄。大家不叫官职,直呼其名,甚至戏提绰号,还是学童时的模样,还是那附的脾气。

宴前,老师代表、学生代表上台发言,他们的发言把大家带进了浓浓的同学情缘中。当年在学校里,大家互帮互学,在书山里攀登,在学海里遨游。逆境中,同学是一把火,燃烧你的激情,教你屡败屡战,永不放弃;顺境里,同学是一块冰,劝你头脑别发热,宠辱不惊;风雨中,同学是相携相扶的臂膀,给你遮风挡雨;

阳光里,同学是蓝天飘舞的白云,给你雨后的彩虹。教室里的读书声、操场上的呐喊声、食堂里的喧闹声,寝室里的私语声,历历在目。今相聚,虽一次握手,一阵感叹,但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,彼此间没有高低贵贱、没有虚伪做作,有的只是心灵共鸣的感动。时间可以更改同学的容颜,却无法改变同学之间的纯真友情,那浓浓的友情如同汩汩暖流在大家的心间流淌。

开宴啰!你把盏,我敬酒,他(她)夹菜,大家齐欢颜。

“老师,当年你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,教我们知识,教我们做人,使我们今天做社会有用的人,我敬你一杯酒。”那是当年爱笑的老班长张忠美。她学习成绩优秀,升入高等学校深造,毕业后在金融界勤勉工作,追逐梦想,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当上了南通市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监,但敬酒时还是学生时模样,笑容堆满脸颊。“陆老师,当年我很顽皮,惹你不少麻烦,敬你一杯酒,表示道歉。”那是当年在篮球场上活跃的徐浩。徐浩学习时学习成绩不算优秀,但守纪、懂礼貌,跨出校门打拼搏击,30年来闯出了一片天地,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。自己有了业绩,挑起了社会责任,捐资为家乡公益事业、教育事业演绎动人故事;心怀一个“爱”字,反哺至亲父老,连续11年在逢年过节慰问8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;重视家风建设,近两年他家庭获南通市“最美家庭”、启东市“最美家庭”荣誉称号。这样的学生就像当年投篮进篮一样——“中”。“老师,我敬你一杯。”“老师,我敬你一杯。”他们是海安邮电银行行长项志亩,房地产业佼佼者张春兵,艰苦创业、商海弄潮,在无锡一展身手的陆军,培育一代新人的园丁陶红美,白衣卫士陈春雷……一声声老师、一杯杯酒,突然给我一种感觉:学生都长大了。一声老师,是最亲切的呼唤;一声声老师,是最触心的温暖,是最珍贵的情感。30年了,学生们依旧这样,“老师,老师”叫个不停,只不过30年前叫“老师”是敬畏的称呼,30年后叫“老师”,多了一份深挚的情感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我都爱听。

夜深了,宴也罢了,一曲《明天会更好》又给大家带来激情,“让我们拥有你真心的面孔,让我们的笑容充满青春的骄傲,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……”是的,师生情、同学情是一份真挚的情,一份难得的情。今天相聚,是机会,是缘分,永远珍惜在心间。

我触景生情,即吟词一首,赞学生聚会。学生盛邀,老师欣喜,金港聚会。想当年追梦,寒窗剪烛;夜阑听雨,你我相陪。学海遨游,书山登攀,年少书生大作为。登讲台,洒甘霖润泽,犇牛心扉。执鞭纵点横挥,舒两袖,春风化雨飞。今不同作为,共同精彩。你我敬酒,共享青梅,师生情长,桃李芳菲,笑醉人生能几回。夜深矣,道难舍难别,戴月同归。

两代人间

李云

## 当大宝遭遇二宝

“妈妈,我觉得你不疼我弟弟!”大宝一脸严肃地对我说。理由是他弟弟哭了,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抱,他甚至怀疑他上学期间我有没有虐待他弟弟。仅仅是怀疑还不算,他还仔细检查了弟弟屁股,确定没有被打过的痕迹,这个原因更搞笑了,因为二宝哭闹得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发狠说:“你再哭,我打烂你的屁股!”

“儿子,你怎么这么心疼你弟弟啊。我告诉你,大人之间吵架和训小孩说的话都不能当真呢。”我笑着对大宝说。“妈妈,他可是我亲弟弟啊。”我笑喷了,“我可是他的亲妈啊。”大宝还是很认真,“亲妈又怎么了?你那么不喜欢我弟弟,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小女孩吗?搞不好哪一天你把我弟弟带出去,换一个小女孩回来,我告诉你,那可是犯法的,犯了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”

得了,还不到十一岁的大宝俨然成了小儿子的保护伞,这小子患了严重的“爱弟弟综合征”,好像我这亲妈比后妈还后。当然了,过几天才满百天的二宝,特别喜欢你哥哥对他进行“嗯瑟”抱法,两个人猫背老鼠一般对着镜子耍酷,每每让老二手舞足蹈。当大宝遭遇二宝,人家哥俩上演一幕幕手足情深的戏码,足以让我这个亲妈变得多余。

手足情深的戏码经常上演,我更觉得九死一生之后生了二宝是值得的。当别人在考虑多养育一个孩子的辛苦,纠结于生或不生,我家二宝即将呱呱坠地,费尽心思给老大做思想工作别人家的事情,我们家大宝常常忍不住要对人炫耀自己有个可爱的弟弟。

而且,当别人家的爸妈纠结于独生子女对于二孩的抵触,我家大宝早几年就很有预见性地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。大宝的心思缜密,前年还想要妹妹,去年又改成了弟弟,当然了能是龙凤胎就更棒了。所以,二宝降生,最开心的是大宝。他之前号称有“洁癖”,现在却熟练地给二宝换尿布擦屁股。

当然了,有了二宝对大宝的生活还是有影响的,尤其是最初那段手忙脚乱的时日。大宝曾经写过一篇作文《让我失宠的“小坏蛋”》,表达他对二宝的“爱恨交织”。如今一切步入正轨,大宝喜欢逗二宝,给二宝念诗唱歌儿歌,还经常对二宝念叨“兄弟齐心其利断金”,二宝则是在朋友来拜访着逗他的时候,扭过头去对着大宝笑,嘴里还唧唧呀呀说着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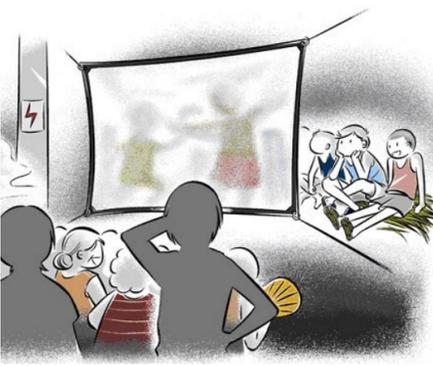
大宝说等二宝会说话了第一句话肯定是喊他“哥哥”,我说“为什么呀?”大宝自信满满说,“因为这个家里我最爱他了。”再看二宝,居然是目不转睛盯着大宝笑。当大宝遭遇二宝,满满全是爱啊。



走近记忆

龚鹏飞

## 露天电影的回忆



翻阅生活的日历,有很多往事,随着岁月的流失,而渐渐淡忘,但童年、少年时代看露天电影的情景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十分单调,村民们一年到头在那块土地上有着干不完的农活。“喝酒解乏,看戏解闷”能够看上露天电影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。“请社员同志们注意,今天晚上小学操场上放电影!”随着村里(那时称“大队”)的高音喇叭一声喊,大家的心就像一潭静水投进了石头,立马躁动起来。农活再紧的生产队也会提早收工。与此同时,村里小学也提前放了学,孩子们乐得活蹦乱跳,那高兴劲比大年初一早晨穿新衣裳还要快乐。一旦有热门新片,有的人家还邀请外村的亲戚前来看。当天晚上,小村如同过节似的兴奋、热闹。

晚饭之后,村民们打着手电筒提着小矮凳,从四面八方方向村头小学的操场汇拢,有些老人还带把蒲扇,那是用来拍打蚊子的。远远近近的乡间小路上都是一群群唯恐来迟而匆匆赶路的行人,每一位的心里都绽开着喜悦的期待。操场的前面已排满高高低低的板凳,站满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,天快擦黑,银幕还没支起,有些孩子便迫不及待地回家搬来条凳抢座位,为了防止自己的座位被调换或者被别人搬走,孩子们宁可不吃晚饭,也要守着圈地。头脑活络的男孩,爬在场角的砖堆上占据最佳制高点。几个胆大的一溜烟窜上高树,骑在树杈上观看。也有小青年因争位置而别扭,一帮一帮打群架,耍威风。观众拥挤,站在后面的得踮起脚跟朝前看,头颈酸不说,眼睛也难受,于是干脆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。看到的画面虽完整,但全成了左手扔手榴弹或左手拿大砍刀。

放电影前,村干部往往抓开会讲几句话,内容大多是夏收夏种、夏粮征收等,尽管讲得慷慨激昂,却压不住场内杂乱的喧闹声。后放幻灯,放映员将一块块玻璃插进幻灯机,银幕上就出现那个年代特有的宣传口号。放正片之前,少不了新闻纪录片,一般都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、周总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、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、虎头山上看大寨、农业科教片等在,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动画片《大闹天空》,那画面实在太美了。腾云驾雾、神通广大的孙悟空,是孩子心目中永远威风凛凛的美猴王。

最过瘾的是看战斗故事片,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小兵张嘎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上甘岭》、《英雄虎胆》等等,伴随《解放军进行曲》,银幕上八一军徽的红五星闪闪发光,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,看来是部打仗片,孩子们总兴奋得叫起来。《桥》、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、《列宁在十月》等是我们熟悉的外国战斗片。瓦西里那句著名台词:“牛奶会有的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”,成为我们处于困境之时互相鼓励的一句口头语。由于看了多遍,列宁的那段演说词,班里有二位同学竟模仿得维妙维肖。

当年的老电影,反映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故事情节,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。董存瑞、杨子荣、朱老忠、高传宝、阿庆嫂、潘冬子、张嘎子等闪光的银幕形象,深深影响和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。《侦察兵》中英俊潇洒的王心刚,《南征北战》中冯喆扮演的高营长,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孙道临扮演的李侠,是我当年心目中的偶像。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说的“为了胜利,向我开炮!”、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中李侠说的:“同志们,永别了!”使我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仰,甚至很羡慕英雄们能够这样地牺牲,幻想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样的英雄。

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,朝鲜电影哭哭笑笑,越南电影飞机大炮,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”。这是人们对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所能看到的电影的一个顺口溜,随着时代变迁,这一顺口溜成了不少人儿时电影的怀旧。一时间,“八个样板戏”逐渐远去。《海外赤子》、《瞧这一家子》、《甜蜜的事业》、《小花》、《戴手铐的旅客》、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、《红牡丹》、《庐山恋》等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,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走上了银幕。《庐山恋》中张瑜纯净的心灵,郭凯敏多情的双眸,深深留在我脑海里,许多年后都挥映不去。《甜蜜的事业》中的插曲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,于淑珍的演唱质朴、天然,纯净,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力量,至今听来仍觉亲切温暖,又将我带回到那个难忘的岁月。

当年的电影放映员,工作较辛苦,白天要用拖车拖着放映机、发电机、铺盖卷等转点,晚上一般要忙碌到次日凌晨,但毕竟很新鲜、很技术、很受村民的欢迎,所到之处,还会受到村干部们陪吃陪喝的热情招待,所以也就很是令人羡慕。记得当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,班主任是位漂亮的女师范生,父母都是乡干部。那位女教师同镇上一位放电影的小伙子谈起了恋爱,尽管那小伙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家里弟兄多,家境苦,那位女教师不顾父母反对,同那放电影的小伙子结了婚。电影放映员是孩子们眼里最牛的人,他那神奇的放映机里装满着孩子所不知道的许多神奇的故事。电影放映前,常有孩子跟放映员套近乎,想提前打听当晚影片的大致内容,而这时放映员通常是含糊其词,没熟悉到一定程度,不会轻易透露,吊足等待看电影的孩子们的胃口。

新片刚上映,有时一个晚上同一个片子要在两个村轮流放映,称之为“跑片”。等片的当儿,安静的场地沸腾起来,有乡邻老友大嗓门招呼的,有丈姑娘小媳妇窃窃私语的,有吃蚕豆喂吧喂吧响的,有打呵欠伸懒腰的、有放屁被人诅咒的。嬉笑吵闹声、呼儿唤母声、卖芦稷人吆喝声、搬凳子、挪椅子,全场一阵子的闹嚷嚷。好动的孩子们,举起双手,伸长脑袋,在光柱

上做着各种动作,于是银幕上出现了怪模怪样的投影。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,乘机在僻静处说着悄悄话。那个年代,思想不解放,乡下人家对儿女管教很严。露天电影对少男少女来说可谓是天赐良机,比较时尚、思想开放的恋人,趁此机会拉拉手,甚至亲亲嘴,在美丽夜色笼罩之下,曾发生过许多美丽的故事。

看露天电影气恼的是电影放到中途,发电机发生故障。记得那次看《51号兵站》,刚看到“小老大”与兵站其他同志化装成日本宪兵,准备将钢管提出之时,发电机熄火了,放映员赶快去维修,孩子们都离开座位围着放映员伸长脖子看修理发电机,只见放映员手中拿着放映机头绕几圈,用力一拉,突……突……突!没几响又闷了声,接着再拉几次,突突突!突突突!发电机终于正常运转了,孩子们大呼小叫起来:修好啦!修好啦!边说边一窝蜂似得跑回自己的座位。

露天电影担心的就是下雨。电影刚放一半,天空飘起雨花,慢慢地雨越下越大,大风把银幕上的“英雄”“鬼子”们吹得变了形,放映只得停下来。大家手忙脚乱跑到屋檐下躲雨,躲了一阵,雨停了,电影又接着放,这样停停放放,往往到晚上十一点之后才放完。当银幕上出现“剧终”两字,人们意犹未尽地站起来收拾凳子。看电影时热闹,散场后同样热闹。扶老携幼,喊儿叫女,吹嘘打诨,满场人声鼎沸,电影人影绰绰,“过把瘾”的村民有说有笑地沉浸在电影的余味之中。人去场空,操场上散落许多小孩坐的砖块、大人丢的烟头,还有果壳、瓜皮、尿渍等。

头天晚上的电影到第二天仍有余热,大姑娘小媳妇们坐在一起聊鞋底,议论的话题仍是昨天晚上的电影中某个片段。村里年轻人学唱着电影里的歌曲,记得那时流行的有《牡丹之歌》、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、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,大家相互互学,相互传唱。有些小孩的名字学着电影中英雄的名字来取,当年,堂嫂生了一个男孩,生孩子的当晚队里正在放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,影片中的游击队队长是英雄李向阳,堂哥就把儿子起名为“向阳”。

看露天电影,夏天好对付。至多蚊叮虫咬,伴随地道战、地雷战、南征北战的,是人们拍蚊子的巴掌声;冬天就惨了,把能穿的全套上,还是流清鼻涕,伴随地道战、地雷战、南征北战的,全是跺脚的声音,要不就冻僵了。对当年的影迷们来说,无论严寒酷暑都“越是艰难越向前”除在本村看电影外,还去别的村,甚至别的乡看电影。那年初冬,我跟着队里几个小影迷(如今算看电影“发烧友”)去十几里路外的少直乡看武侠影片《少林寺》,回来时天下起了雨,黑灯瞎火迷失了方向,转到半夜,才满脚泥泞、落汤鸡似地回到了家。《少林寺》中武功高强的大师兄和尚令孩子们迷恋神往,“腿踢功”、“罗汉拳”在校园里红火了一阵子,几位同学在打闹时,不时地亮出一手:马步下蹲,左拳收于腰间,推出右拳的同时便发出“嗨哈”的喊声,一招一式倒也学得有模有样。

社会发展,时代变迁。从露天电影到彩电,从彩电到DVD,从DVD到影城,再到互联网,打开数字电视,知晓天下大事,翻开频道,随心挑选喜欢的电视剧,那种带有集体狂欢性质的凑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的日子,再也不会重现。露天电影于我们这辈人来说,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灿烂影像,一种难于忘怀的温馨往事。露天电影带给我及我的小伙伴们的快乐和慰藉,像一坛甘醇尘封的老酒,氤氲在我的记忆里醇香绵长,久久挥之不去……

星期诗汇

## 雨点,敲打我的心房

张士达

入梅前后

老天爷太伤悲,甚至有些失常  
总是暗暗哭泣,或放声嚎啕  
没完没了,谁都劝不住  
仿佛一下子迷失于黄梅雨季

透过一重重雨帘,远处天连着地  
地连着天,天地之间一片灰蒙蒙  
近处,雨点砸在树叶上  
砸在玉米,茄子,青椒叶上  
叶子低垂,它们无力反抗  
我倚在门旁,却爱莫能助  
任凭雨点疯狂,再疯狂  
仿佛雨点锣鼓般敲打着我的心房  
此时此刻,只感觉  
心里一丝丝疼痛,脸上爬满无奈  
看着雨点久久地发呆  
小草一波波地疯长  
大地满是忧伤

## 栀子花开

黄健

看似不经意的绽放  
其实是特意绕过了春天的妖娆  
以一身清素颜面  
安静地盛开在江南的雨季里

每一个洁白的花瓣  
就是一页情窦初开的信笺  
涂满欢与愁的字节  
在悠长的雨巷里传阅  
很轻很轻  
却铭痛了巷子的每一处神经

浮动的暗香  
早已窥尽我青春的记忆  
时光溯源而游  
十八岁那年隐痛的相思  
躲在一扇门后  
悄然开启又怅然阖拢

我多想伸出我的臂膀  
揽一缕清香在怀里  
来纪念那个  
青葱的不曾言语的初夏